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十九回 魏紫簫燈前駕譜 周婉貞膝上蓮鈎

話說掌珠正說「不相干，橫豎罵不著你」，只聽見外面一人笑著進來道：「我專罵的是紫丫頭。」眾人抬頭，見是仙鳳笑嘻嘻的走了來。五福道：「仙丫頭為何不早來助個熱鬧，這是什麼時候，又來幹什麼？」仙鳳道：「我那裡有點兒的空？直忙到這會兒才歇手。那裡像你們清閒自在的，愛到那兒逛就到那兒逛，愛到那兒樂就到那兒樂。咱們要想你們這樣自在，是斷乎不能。我明兒要求老太太調個清閒些兒的差使，這繁缺，我實在來不及。」五福笑道：「罷呀！咱們巴結著調繁也不能夠，那裡像你們近水樓台的熱鬧呢！」紫簫笑道：「不但熱鬧，還要吃好的。」仙鳳不覺面頰發紅問道：「吃什麼好的？」紫簫道：「說什麼好，就是什麼好。」蘭生笑道：「讓他喝口熱茶，歇歇兒再說罷。」仙鳳道：「熱的也不喝，冷的也不喝，不用你們費心。」海珠的丫頭正倒上茶來，仙鳳接著呷了一口，就交他收了去。蘭生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不吃冷的，又何苦呢！勉強咽了一口。」陶姨娘笑道：「罷呀，再說仙丫頭就要急了。」因說：「你這會兒來，一定是荆丫頭叫你來問明兒的事，是不是？」仙鳳點著頭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我恐你們要散，故此趕著來商量。」眾人問：「是什麼事？」仙鳳道：「就是素蘭姐姐，他這幾天越發燒的利害，不住嘴的咳嗽，實在支持不住了。」李姨娘道：「他是二月間阻住身子，我只道是別的，私下問他幾磨兒，他總說是病。誰知一天一天的真個發燒咳嗽起來，一天重似一天。他又不肯吃藥，竟有七八分的成手，我也很愁。我那裡又是個最繁的地方，就是他病，已經忙不過來，再加著他病，這是那兒玩得開呢！」仙鳳道：「他方才再三同我商量，現在是老太太的大慶，他實在不能支持，明日準定告病出了這缺，讓人好補。誰要調繁的，大家商量商量，去求老太太，別要錯過機會。」書帶道：「不用商量，總不過是介壽堂的這四位姑奶奶裡面挑擇一位調補。咱們就是磕破腦袋也不中用，倒白費了張羅。」五福道：「這倒拿不準是咱們那裡的人調，像你不是瓶花閣調繁的嗎？」書帶笑道：「你別叫繁缺的聽了笑話，咱們承瑛堂比瓶花閣的事務還簡的利害。有了芳芸姐兒一人辦去，咱們靜閒著，倒不如沒有調的時候，在瓶花閣倒還有點事兒辦辦。這會兒是以簡調簡，那裡算得上繁？再者，說句天理良心的話，咱們承瑛堂的人老太太斷不肯移動的。你們豈不明白這就裡，不過是三老爺向來多病，咱們這三姐妹是老太太相信得過的人。十分裡可以有一分的想，不然連一釐也不用去想。」仙鳳道：「書丫頭倒說出理來，咱們也不用混說。明兒李姐兒回了老太太，隨他老人家做主，愛調誰就調誰。」李姨娘道：「不但調人，還要求老太太加派一位姑娘才得呢。不然實在忙不過來。」蘭生道：「且等明兒再說罷，這會兒也有四更多天，各人去打個盹兒，好起來辦事。」陶姨娘道：「知單我帶了去，明兒一早叫人各處知會罷。」眾人說：「很好。」於是，一齊出了海棠院，紛紛各散。夢玉定要送蘭生們回去，同出院門。金鳳們服侍海珠姐妹卸妝安寢不提。眾人走上甬道，分了東西各回房去。夢玉同著蘭生、芍藥、紫簫一直進了怡安堂。這些該班值夜的丫頭，媳婦們都在卷棚下，也有坐的，也有睡的。夢玉們轉到後軒，芍藥道：「送到這裡了，你老人家請回罷。」夢玉道：「我要瞧你們進了屋，我才去。」蘭生道：「再讓一會兒，天就亮了，我實在乏的慌。」說著，進了房去。芍藥道：「我也扎掙不住了。」夢玉同到門口，芍藥進了房門，說道：「小祖宗，明日再會。」夢玉拉紫簫也要送他進屋，紫簫在他手上捻了一下，夢玉會意，同他進了屋去。鶯兒在小榻上正是打盹酣睡，紫簫也不驚動他，自家將燈撥亮，壁上自鳴鐘正打兩下。

時夜漏沉沉，花香襲襲。紫簫同夢玉並肩坐在小涼牀上，紫簫道：「你今日知道三老爺對老太太的說話沒有？」夢玉道：「什麼話？我並不知道，姐姐快對我說。」紫簫將手在他額上一指，說道：「小油嘴，在我面前還要裝聾作啞呢！」夢玉道：「我若知道什麼說話，叫我……」紫簫將手忙握住他的嘴，笑道：「又要賭咒！半夜三更的說話輕些兒，叫人聽著像個什麼樣兒！」夢玉道：「你逼的人著急。」紫簫就將三老爺對老太太說芳芸之事說了一遍。夢玉喜的手舞足蹈說：「姐姐這句話可是真的？」紫簫道：「我無緣無故的，造個謠言哄你什麼勁兒？我倒有句話問你，你還是同芳芸好，還是同我好？」

「夢玉道：「兩位姐姐我都是好的。芳芸姐姐疼我，姐姐也疼我。我同兩位姐姐都是一個樣兒好。」紫簫歎息道：「芳芸從此有了歸結，我將來不知怎樣一個結局。」說著，止不住的紛紛淚下。夢玉忙將衫袖替他拭面，說道：「我不能自主，倘有一線可圖，我同姐姐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」紫簫聽見，說道：「夢玉，你此言是真是假？」夢玉道：「倘有一字虛言，天誅地滅！」紫簫止住道：「休要如此。你既真心在我，我必保守此身，以死報你。」夢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同姐姐燈前一拜，以訂百年之約。」紫簫應允，同站起來點了三枝萬壽香，將燈撥亮，兩人跪在燈前拜了八拜，站起來又對拜四拜。拜完起來，紫簫道：「兄弟，從此我同你並力圖之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姐姐放心，此事總必能如願。」紫簫點頭道：「天不早了，你去睡罷。我送你去。」夢玉道：「怕我不會走？你送了我又轉來，大遠的道兒，天要亮了。」紫簫拉著就走，夢玉道：「你這何苦呢！我叫該班的嫂子們送我去。」紫簫道：「他們送去，我不放心。這會靜悄悄的一個人兒也沒有，看駭著。」夢玉想來強他不過，只得手拉著手兒轉出怡安堂。卷棚下的那些人，都東倒西歪盡皆睡著。

紫簫同夢玉輕輕走下台階，時月已臨西，曉星初出。他兩人在甬道上攜手並肩，徐行緩步。夢玉道：「仙鳳姐姐方才的說話，我想來倒是個機會，等我明兒求老太太將姐姐調了過去。」

紫簫大驚道：「這是你我的命，是不叫我活著了。若果調了我去，我一準是死。」夢玉驚道：「人家謀著要調，怎麼姐姐倒不願意？」紫簫道：「你不知其中就裡，我是斷不去的。你明兒千急別管閒事，若有別人托你求老太太，你只管替他求，再別提起我。等著我想別的主意，用著你為力的地方，你再給我出力。我不願意的事，你斷乎不要多嘴。」夢玉連聲答應，不知不覺已到了海棠院的門口。紫簫道：「我瞅著你進去了，我好回去。」夢玉撒手說道：「姐姐我去了。」紫簫點點頭，夢玉推開門走了進去，隨手將門掩上，寂然無聲。紫簫對著門站了有半盞茶時，只聽見門響，夢玉又走了出來，看見紫簫還站在這兒，驚問道：「姐姐，你還沒有去嗎？」紫簫說：「我知道你要出來瞧我，何苦呢！你快去睡罷。」說著，走到院門口，向裡叫道：「大爺回來了！」裡面的金鳳們俱還等著，聽見都走了出來。紫簫說：「鳳妹妹，你拉大爺進去，這是多早晚還不去睡？」夢玉道：「姐姐你也去罷。」紫簫折轉身，竟揚長而去。這裡翠翹、金鳳們服侍著夢玉，就在東屋裡安歇。

一宿無話。

到了卯初光景，各房執事姑娘以及一切內外人等，俱起來梳洗，收拾打掃。垂花門的查大奶奶，叫該班的媽兒領著插花瓶的老華進來，抱著各色花卉，將介壽堂、怡安堂、承瑛堂、海棠院、瓶花閣及各位姨娘、姑娘們各處大小花瓶清洗盡行添換。那些丫頭、婦女們掃地擦桌，洗碗盞杯箸，收燭台燈盞；老媽們收換洗衣服、端淨桶，紛紛不一，各司其事。

姨娘們梳洗完畢，陶姨娘處有外管事的傅老爺、何老爺寫了領帖，印著恩錫堂的圖書，領銀五百兩；又是各鋪店、花園應修應找各項銀兩，聽差的嫂子們等著領銀。婉春同疏影兌銀的、駁帳的、銷算的，陶姨娘一宗一宗的登記發付。

李姨娘屋裡是管內廚房的顏嫂子領錢、領海菜、各樣應用精美食物。管柴米的湯嫂子領鑰匙發米、取炭、放柴及一切應用物件。那些丫頭、嫂子、老媽們凡有應是凝秀堂所管之事，都在這時候領的領、發的發，擠了一院子的人。李姨娘同著秀春手忙腳亂的忙不過來，素蘭勉強支持著在旁邊登記上帳。

朱姨娘屋裡發茶葉，發酒、小菜、果品，擺點心、果匣，備這一日各親友的生日、做親、出嫁、生子、開喪、出殯等項一切慶弔禮文。慶兒同著閨梅盡力張羅，朱姨娘過目檢點，斟酌輕重，然後叫那些丫頭、媳婦們領的領、發的發，都到垂花門查大奶奶、槐大奶奶兩人手內轉交外管事的領去。送的送，發的發，都到晚上繳銷報帳。所得大小賞封，俱交凝秀堂按節均派。

荆姨娘除每月初一日發工錢月費的日最為熱鬧，每常日子不過是幾件事務，都還省力，又有仙鳳、秋雲料理裕如，所以荆姨娘比那三人倒來得自在。祝筠也愛這邊清淨，一月倒也好幾天在他屋裡過宿。荆姨娘早起梳洗妝飾完畢，就將應辦事務料理妥當。接

著瑞堂聽差的嫂子拿了知單來打「知」字。荊姨娘瞧了，寫個「知」字，秋雲、仙鳳也畫了「知」，交給他往別處去了。他們伺候著老爺的開水、丸藥、點心等項，老爺尚在安睡。

且說夢玉一早起來，翠鳳們服侍著梳頭洗臉，戴上束髮冠，穿了衣服、靴子。吃過丸藥、點心，走到西屋裡同掌珠親熱了一會。時曉陽初出，他走出院門，看見大院子迴廊下那些老媽們正在打掃，揀直繞過介壽堂，進了東院承瑛堂。正屋尚未開門，夢玉走到芳芸門口，正遇著巧兒端著馬子出來，看見夢玉啾啾嘴道：「還睡著呢。」夢玉輕手輕腳走到屋裡，見放著帳子，就輕輕走到炕前掀開帳子，覺得一股溫香酥人筋骨，看見芳芸穿著青滾口的白紡綢短衫，水紅單綢小衣，身上搭著大紅線紗袂被，半享單烏雲，側身向外正酣睡。夢玉坐在炕沿，將身輕輕睡下。芳芸不覺驚醒，見夢玉忙問道：「大早的你來幹什麼？」說著，將枕頭往外拉出點子，讓夢玉睡下。夢玉道：

「我惦記著姐姐，特來瞧瞧，不知身子好些沒有？」芳芸道：「昨晚吃了飯很舒服，夜間也清爽，比那幾天覺著好的多了。你回來了身子乏不乏力？」夢玉道：「一點兒也不乏。今兒眾人給姐姐做生日，姐姐知道不知道？」芳芸驚道：「誰替我做生日？你瞧瞧老爺病到這個分兒，太太急的什麼似的，我還有心腸做生日？這是何苦呢！費這些事，我是斷乎不要的。我知道這興風作浪，又是你的主意。我今兒不起來，睡一天，你們要鬧只管去鬧，我全不管。」夢玉一團高興，被芳芸說了個冰冷。

睡在枕頭上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芳芸見他如此，心中又過意不去，因將一隻手搭在夢玉身上說道：「日子正長，等著將來你……」才說到這兒，不覺滿面飛紅，頓住了口。夢玉心中領會，將頭往裡挪了一挪，說道：「今兒實在不是我的主意，將來我替姐姐做生日的日子多著呢。」芳芸聽了，一聲兒也不言語，定了一定問道：「是誰的主意？」夢玉就將夜間的說話說了一遍，又將知單念與他聽。芳芸道：「他們還說些別的沒有？」夢玉道：「他們沒有說什麼別的。」芳芸道：「你方才說的是什麼話？還要在我面前油嘴滑舌的裝糊塗！」說著，用手在他頭上一指，夢玉聽了「嗤」的一笑，將臉兒貼著臉親熱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姐姐你起來梳洗，我到鬆大叔那兒去請安，咱們一會兒再見。」芳芸道：「又不要到那裡去混跑。」夢玉點頭，下了炕，急急忙忙穿東過西到了垂花門，見查大奶奶們都問了好，說道：「我到意園去請鬆大叔的安，還要到各位師爺先生們屋裡走走。」查大奶奶道：「各當舖、京莊、綢莊的伙計們昨日都來問好，哥兒該去回看回看。別處不用去了，等著他們來過再去。」夢玉點頭，走出垂花門，查大奶奶站在門口，對著該班的道：「去對槐大爺、查大爺說，多著幾個人伺候大爺去回看各當舖的伙計們，不要混到別處去。牲口上小心，別駭著大爺。」該班的答應，飛跑出去傳話。

夢玉離了垂花門，走過忠恕堂大院子。東邊一個小花園是蕉雨山房，夢玉看文章的老師鞠冷齋先生設帳之所。這位師爺是個進士出身，做過一任知縣，因過於拘執，不達時務，難勝地方之任，情願休致。他是祝尚書的同年，所以祝筠請他在家給夢玉看文章，每年送他五百金束脩。鞠冷齋最喜幽靜，不通慶弔。祝筠知他的脾氣，送他在这忠恕堂的東邊蕉雨山房，是個人跡罕到之所。派了兩個極愛閒、極偷懶的家人、小子服侍。

鞠冷齋見夢玉聰明風雅，十分歡喜。每逢文期，無不詳細批改，悉心講究，夢玉亦頗能領會。老太太見鞠冷齋是個老道學，甚為欽敬，常將鞠太太、秋瑞小姐接到家來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。

鞠太太只此一女，愛如珍寶。

這秋瑞小姐生得豔如桃李，而性若冰霜。同夢玉深相契合，親愛異常。比夢玉大三歲，博古通今，無書不讀，洵為巾幗相如。只是性情古怪，叫人難測。就是同夢玉，親愛的時候竟似夫妻姐妹，冷淡起來又如陌路仇人；將一個極會溫柔、極多情義的祝夢玉，無從設想，只得見他親熱的時候，忍不住的說道：

「古今的閨秀如姐姐者，可為傑出；而世間之如夢玉者，固不乏其人。但姐姐之所遇者，只惟夢玉。我見姐姐親愛的時候，待夢玉如同手足還覺過分；忽然冷淡，見夢玉就像冤家還加幾倍。這是什麼緣故倒要請教，你說說我聽。」秋瑞笑道：「蠢才！我以你為千古知音，誰知你是個皮相的頑石。你既不明白我的心跡，我倒要說與你聽，好叫你這石點頭。」夢玉笑道：

「姐姐如果說得有理，我不但點頭，還要稽首再拜。」秋瑞道：「但凡天地間有性者未有無情，未有無情而情之邪正不一。

春之風、夏之雲、秋之月、冬之雪，此天之情也。山川花木、鳥獸魚蟲，此地之情也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此人之情也。天地之情，生生不息，而人之情，則渺渺難名。譬如世間男女，往往自謂多情，就造下無數多情的罪案。或有守禮之人，兩心相契，因情而死者不計其數。我前在父親衙門裡，常聽見人說，有相與外人而殺本夫者，捨本身應有之情而情於他人，是天地間極無情之人，不可以情論也。至於我同你在五倫之外，直說不上情字，因你在我父親門下，我同你世誼兄弟，拉扯著算兄弟。我見你舉止動作無不合我心意，舍你之外無可與語，所以我打心眼兒的歡喜親愛。我既愛極了你，我又不能同你百年相聚，徒然叫情絲捆住，枉送了性命。我父母只我一女，我為一己私情失雙親之愛，罪莫大焉！安能言情？所以我親熱你，是愛極了你；冷淡你，也是愛極了你。我恐為情字所困，故不得不親而常淡，熱而忽冷，正是我愛你一片苦心。我打諷你領略我的衷曲，誰知你還是情中的門外漢！」夢玉聽了不勝拜服。所以同秋瑞成了個世外知己，彼此並無避忌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夢玉到了蕉雨山房，正值鞠冷齋領著小子在那裡澆花，夢玉走到面前恭恭敬敬作了一揖，問先生安好。冷齋回了揖答了他好，又問些路上的閒話。夢玉告辭退出，方走到恩錫堂，正是這些嫂子們進去的時候，一個個都是俏妝喬扮，瞧見大爺，這個拉著請安，那個拉著問好。夢玉都問了嫂子女的好，又問周惠的媳婦，「婉妹妹怎麼不見？」原來周惠有個女兒，名叫婉貞。今年十五歲，生得有十分姿色，又兼伶俐，做一手好針線。閒著時，還跟著兩位大奶奶讀書寫字，同夢玉最說得來。老太太同桂夫人、石夫人都很疼他。到上房來，不是同老太太吃飯，就是海珠們拉去同吃，在裡面最為親密，所以夢玉惦記問他。聽周嫂子說才起來，也不多問，就往左邊廊下進了院門。周惠家住盡後，順著圍牆轉入西院小門。

這院裡是周惠、李祥、陳泰三家住著。李祥的媳婦是下班，抱著個奶孩子，在院子裡掐茉莉花兒。夢玉道：「李嫂子，你今兒下班嗎？」李祥的媳婦回過頭來，見是大爺，忙堆著笑道：

「大爺來瞧周姑娘來了？」夢玉笑道：「我特來瞧嫂子的。」李家的道：「罷呀！大爺，你別折掉了我的這點福，我留著還要活幾年呢。」夢玉一面笑著，一面走到他身邊，見他光著脖子，穿著件青滾口的白紗短衫，青紗裙子，寶藍緞繡花厚底四寸弓鞋，一頭漆黑烏雲拖著燕尾，別著一枝金扁簪。夢玉覺著一陣異香撲鼻，問道：「嫂子，你身上是什麼香？聞著很舒服。」李家道：「任什麼兒也沒有，是你自己身上的香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不信，讓我聞聞才放心。」說著，抱住他一路亂聞，將個李家的笑的手軟，幾乎把個孩子栽到地上，「哇」的一聲哭起來。

夢玉連忙放手，飛跑到周家屋裡來。進了屋，走到後面院子，是婉貞的住房。叫道：「貞妹起來沒有？」婉貞聽見是夢玉，忙應道：「我起來了。玉哥你進來！」夢玉走進屋去，見婉貞坐在炕沿上，正在穿鞋。婉貞道：「我聽見你昨日回來，就要進來瞧你，誰知姥姥家裡來接我去逛，直下了梆子好一會兒才回來。正想著梳了頭，要來瞧你呢。」夢玉坐在他的旁邊道：「我這幾天很惦著妹妹，昨日回來，要一點空兒也沒有，我今兒才來瞧你，妹妹別怪。」婉貞笑道：「有什麼怪呢！」婉貞一面說著，一面穿鞋。夢玉道：「我替妹妹穿這只。」說著，拿起那只鞋來，就拉著他的腳要穿。婉貞抵著嘴兒笑的亂推亂推，說道：「誰家的爺們替姑娘們穿鞋呢！」夢玉笑道：「你不叫我穿一穿，我是不依的。」婉貞想來強他不過，只得伸出腳來解去紅綾睡鞋，說道：「你套上，等我穿罷。」夢玉也不言語，將他的這腳兒抱在懷裡，左穿右穿鬧了好大一會。

婉貞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你有事去罷，咱們一會兒再見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正來約你，今兒是公分給芳芸姐姐做生日。昨日知單上沒有寫著你，我一會兒對他們說，也算上你就是了。」

婉貞道：「很好。我就進來。」夢玉站起身來說道：「你梳完頭就去，我還要到別處走走呢。」婉貞點頭。夢玉出了周家，又到李家的房門口，叫道：「嫂子，我去了。」李家的忙叫道：「進來歇歇兒去。」夢玉答道：「再來瞧你。」說著，出了院門，東

彎西轉，在這些各院子嫂們、姑娘們處處走到。然後走出崇善堂，揀直進了意園，穿花拂柳來到綠雲堂。鬆大人剛洗完了臉，夢玉走到面前跪下請了安。鬆柱連忙扶他起來，問道：「回來還不乏？」夢玉答道：「不乏。」鬆柱正要閒話，只見門上李福進來回道：「丹徒縣賴太爺稟見。」鬆柱道：「請在二米堂坐罷。」隨即趕緊出去會客。夢玉辭過，出了園門，走敬本堂。在兩邊院子的清客、雜務、琴棋書畫各位師爺先生房裡都回看了。走出春暉堂，到了茶廳面前，查、槐兩管家俱在那裡站著。夢玉走上前去問了好，家人們拉進牲口來，服侍大爺騎上馬。槐大吩咐，多著幾個跟大爺去，各處一轉就回來，不要耽擱。眾人齊聲答應。

夢玉的馬出了二牆門，那些閒散家人們都站在兩旁，請大爺安。夢玉在馬上欠身答應他們。其餘跟出門的上了牲口，前後圍著，穿街過巷。凡是祝府的各當各舖，不拘是那位老爺的，都遍處走到，回看了他們。來到西門大街上，夢玉吩咐到鞠太爺家去，眾人應了。走不多路，紛紛下了牲口，扶著大爺下來。

家人們忙去打門，打了半日，裡面一個蓬頭黃髮的小子出來開門，認得是祝大爺。夢玉揀直進去，見秋瑞小姐坐在台階上洗衣服；穿著件細白布衫，月白夏布裙，青布小弓鞋；頭上挽著雲髻，插著一枝銀扁簪。夢玉趕忙請姐姐的安，小姐連忙站起來，扶住問道：「兄弟，你好！幾時回來的，道兒上不辛苦啊？」夢玉道：「承姐姐問兄弟好。師母呢？」小姐道：「在堂屋裡。」夢玉進去，見鞠太太穿著葛布衫，藍夏布裙，靠著桌子揀芹菜。夢玉跪下請安，鞠太太忙叫道：「姐姐快扯他！我手癩。」小姐連忙過來扶住。夢玉走在太太面前問道：「師母好！」太太說：「我好。你去了這幾天，我很惦記著。後日是老太太的大慶，我同姐姐是要來拜壽的。原想著明兒是壽日，就該去，因你姐姐的姨娘是我請他看屋子，他要明兒晚半晌才來，我也只好後日到你們那裡去。我明日先叫你姐姐去拜壽罷。」

夢玉道：「今兒是芳芸姐姐生日，我們大家公分。我的意思要請姐姐今兒去，大家熱鬧熱鬧。我替姐姐出上個分子。」鞠太太道：「也罷。姑娘，你依著兄弟，今兒就去罷。」秋瑞小姐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使得。你先回去，我就來。」夢玉歡喜之至，連忙說道：「我家去打轎子來接。」小姐應允。夢玉歡喜道：「我也不坐了，家去等著姐姐。」說畢，辭了鞠太太就走。鞠太太再三留住喝茶，他頭也不回，一直出去了。小子趕忙出去關門。

夢玉到了外面，家人們扶著上馬，眾人依舊圍著。不多一會到家，進二門下了牲口，對著查大說：「鞠小姐要來，就將東大奶奶的轎子去接，多派幾個人去伺候，要緊，要緊！」查大道：「大爺請進去，我立刻差人就去。」夢玉又再三囑咐了幾句，就往來道里一直進去。到了垂花門，又想起方才帳房裡的傅老爺、何老爺那裡忘了去答拜，從新又走出忠恕堂，到西邊院裡答拜了兩位老爺。折轉身來，飛跑進了垂花門，見過查、槐兩位大奶奶，然後進去。正一路跑進景福堂，才轉入屏風，誰知裡面一人跑了出來，與夢玉碰了個滿懷，兩人幾乎跌倒。

不知那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